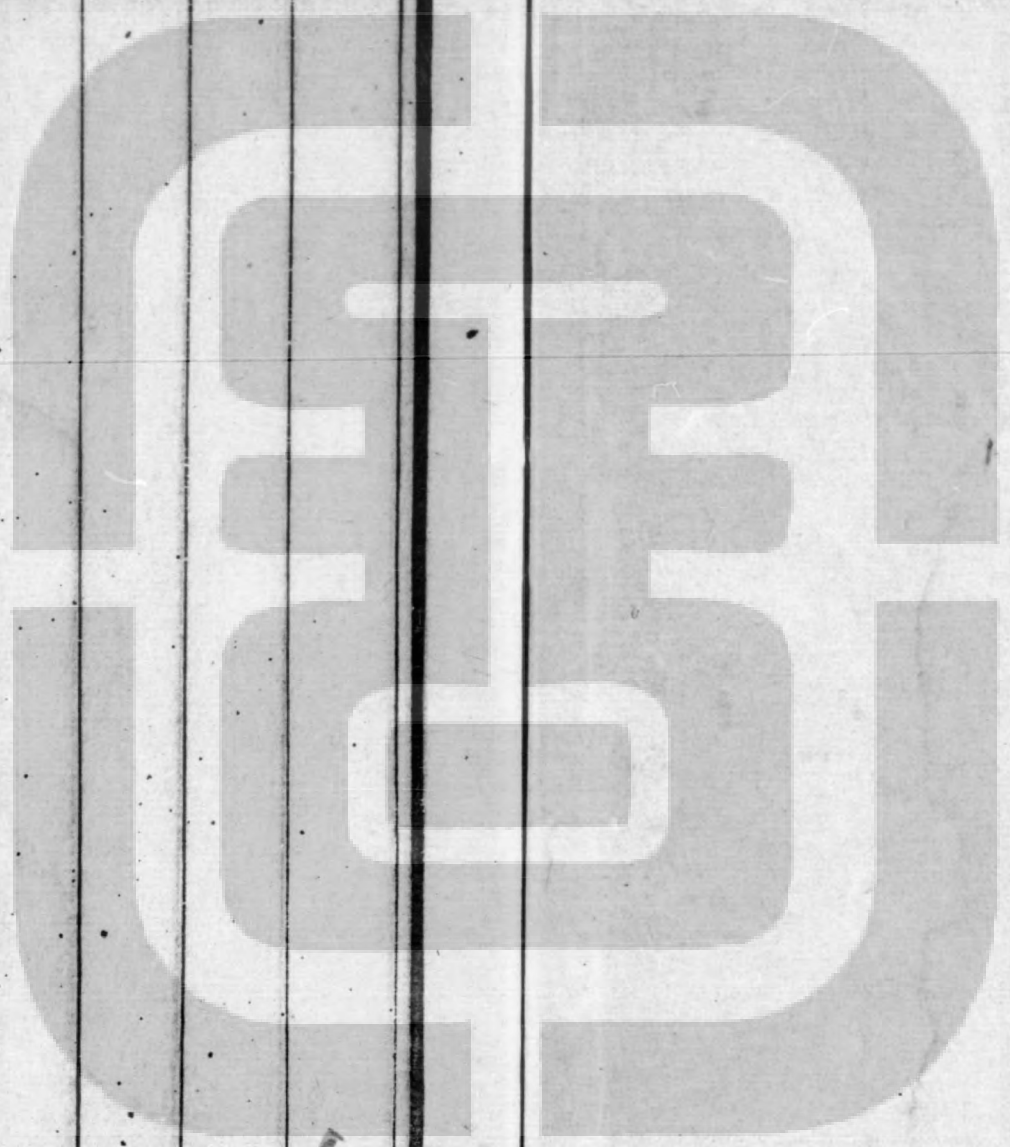


稽瑞樓文藁





陔華吟館

德

稽瑞樓文草

論唐宋文

海虞陳揆著



古之為文者未嘗徇時而亦不能違時世之論文必曰唐宋諸名家而諸家之文未嘗不因其時也唐之文莫盛於元和之間韓李之徒以明道復古為任能力去偶儷之習然昌黎所為碑誌酬應之作時或出於好奇至皇甫持正孫可之繼之益務奇異而追琢其詞若樊宗師輩又不勝其怪矣歐陽子之文出於昌黎其在韓門與李習之為近而世之論者以為韓歐之文有古今格

制之不同何也當宋慶歷嘉祐之際世運休明人材之盛軼於前代一時文章炳焉追盛漢之隆而海內學者莫不從而化此唐之君子韓李之徒所為日月以幾而不幸不遇其時者也而世之論者以為歐蘇之文力不逮韓豈其然哉蓋嘗論之唐人之文詞勝於意而宋人之文意勝於詞此時勢使然不可強也以昌黎之力去陳言而碑誌酬應之作不能不以詞勝其為順宗實錄規撫史漢而世遂以為譏然則皇甫孫氏之以文名世又安得不為彼之文乎且夫偶儷之辭韓子所謂近於俳者也而如樊宗師所為與其所謂俳也亦何以異而

韓門諸子猶未免為此至歐曾蘇氏出而後廓然一雪之也由此觀之有宋之文實韓門諸子所欲為而未及者時使然也昔韓子送孟郊序獨稱李習之之文在當時則知者尠矣而廬陵得之遂能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豈不係於所遇耶

論書貴舊本

餘姚廬太史好校書嘗亟稱舊本之書其言曰凡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舊本無一誤也近時之本曾經校勘者非不賢於舊本而專輒妄改者不少矣舊本之誤猶可循其字之形與聲而得其真若近時本則率意而竟

改之矣此舊本所以可貴也蓋近時校勘之學盛行盧氏之書稱為至精而其論如此予少喜聚書生平無他嗜好常汲汲於此顧尤喜舊本書每用以是正文字略識一二而予性既魯學問未至荏苒歲月精力早衰近年來頗深悔之然於舊本書則猶好之不厭斤斤愛惜不能自釋豈非所性之僻不可強耶因思人之嗜好固有不同而古之君子亦有類乎是者以歐曾之學而惓惓於金石文字雖殘碑斷碣猶有取焉若以舊本書例之亦不為愧矣然自校勘之學盛行於世世皆知舊本為可貴藏書之家爭羅致之以相誇而鬻書者又因以為利

如予之無力又安能攘臂其間自附於當世好古之士耶猶幸一二零落篇籍多藏之家以為無足重而予之鄙陋得稍聚之以適吾所好爾然而書所以貴舊本者非獨校勘之為貴也夫古人遠矣而古人所讀之書與今人不甚相遠也而今又得其所讀之書如接其聲歎而見其手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今之人何以不能及也且思此書之傳閱幾百年異時學者幾經沉潛反復而獲此書之益至其聚散往來零落殘缺又知身外之物不能自必而古人所以長存者則有在矣是故予所以喜舊本者以為好古之士其情當然而不必

為校勘者貴之也

題張氏新編金文

月霄年甫冠即留意金代之文歷覽奇書探討靡倦聞吳興舊家有未見圖籍欣然往觀盛暑之月挈友至金陵僦居老氏宮繙閱經藏錄金文數十篇而歸其精勤如是予觀元世修金史蘇伯修著三史質疑稱金之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淵皆有文集行世而是時俱不復存因欲訪京畿諸大姓墳墓碑文以供採擇則知金人之文散佚久矣又觀姚牧菴集當元遺山編中州詩同時有馮涓清甫者嘗蒐輯金代遺文

積若干百卷清甫生於金末與遺山李藥城輩往來當時諸儒之文疑其猶可考而是書元代即已無聞故伯修與修史諸公亦未之見也月霄此編蒐羅廣矣以數百年散佚之餘而綴緝如此世之君子論次歷代文章其必於是焉取之矣月霄好學多藏書予嘗得其書目時時從之借閱因復見此編而樂為一言

跋久芳居學吟

右予姑丈李君遺詩予從李氏假閱稍汰數首益以吳頊儒先生所遺事畧附於後仍繕錄藏之李文之沒年甚少未竟其學故所存詩無幾然其性情氣誼已自可

見而予獨重有感者方項儒先生館於吾家李文與之
善每昕夕過從流連信宿一時親戚往來之樂屢見於
詩自李文沒吾家日以多故當年景况遂不可再得撫
茲遺編不能不為之嘆也道光二年端午後一日

亡室張氏述

室人張氏諱昭容昭文人明建寧守文麟之後父諱彬諸
生早卒母陳孺人守節旌表予從姑也室人始孕母
氏夢至月宮見水晶宮闕異香紛郁心異之及生而質
性嫻雅美姿容益鍾愛焉七歲喪父有遺腹弟一人族
人利其產屢構釁家遂中落年十三許字於予暨昏禮

有期而吾先妣卒既免喪室人來歸事吾祖祖以為賢既
而以吾祖命迎養母氏未幾吾祖卒母遂往來吾家母
性峻潔婢媪鮮當意室人善事之朝夕致甘毳必精以
潔母意安焉嘉慶二十一年春里中有痧疹之病徧相
濡染其病多猝起不救時吾家一婢病而母繼之室人
驚駭不知所措是夜目不交睫其明日清晨設香案中
庭向天默禱俯首竊淚下及黃昏母病危悒羣醫束手
家有小樓奉佛室人謂予曰事亟矣我且求於佛以香
湯進之可乎遂隨一小婢往久之不下樓予固心訝之
俄持一紅絛絛至取淨水屏左右跪而煮之進之母時倉

猝未喻其故也中夜母病益亟室人亦病熱不能起予
以燈視之痰癆遍體涕泣交頤呼母而已及黎明母歿
伏地慟哭左右曳之起哭不能出聲頃之遂不語延醫
視之則瘡已內陷不可為矣自是日向午至翌日日暮
臨終手足震悸如小兒失驚狀終無一語其晡時母大
殮家人哭猶似注耳聽之者悲夫室人既歿予啓其兩
手有絳色綢纏右腕解之則中傅香灰血殷然剝肉一
片始知前所進香湯者剗臂以救母也其綢則是月朔
日命母侍媪進香錢塘用以裹香者家人猶識之室人
之歿為三月十二日距生於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日

得年三十八歲治家寬而有禮左右使令從無疾言遽
色予好聚書每減衣節食以佐其費遇姻黨賙恤之事
未嘗不贊成之子頻年患目疾為之日夜不安慰藉備
至及母氏之病病既猝起未可動又念母以節行膺
旌歿於婿家於母心有大不安者以故捨地呼天莫可
柰何割臂救母而母終不可救以至心驚膽裂從母而
死亦可悲矣室人之歿也戚里之間莫不驚嘆痛惜悲
其行一時搢紳之士多為詩若文以嘉之予故稍次當
日所述者庶後之子姓有以考焉

仲姊哀辭

仲姊諱淑嫁里中曾氏為曾君福謙之配享年四十有四以道光元年正月四日卒姊少有婉嫕之行既嫁事舅姑能致其孝中年艱於子嗣質其釵珥為夫君置造室視之甚厚相夫治家內外戚屬僉稱其賢不幸善病有痰眩之疾所生女子一人早慧又夭死姊以是恒自悼傷竟至不起疾革之際神明不變其所以為予言及所以慰其夫子其言尤可憫愍惻既卒之踰年將葬於北山之兆日月有時因為之辭以誌予哀其辭曰
獻歲之始日初昕兮汨吾往視慘離兮氣息惛惛至
苦辛兮猶有遺言黯傷神兮睠懷弱弟念良人兮逡巡

委婉臨死不失其真兮嗟姊之賢著里鄰兮胡德之厚
命則逝兮憂傷憔悴及茲辰兮顧我眾然淚盈巾兮嗚
呼哀哉

被裘公贊

被裘公之事諸書所載不同藝文類聚引魏隸高士傳云被裘公者吳人也按魏隸之書他書無所見以太平御覽考之藝文所引十數人並見嵇康高士傳中此魏隸名姓蓋字形之誤疑即嵇氏書也嵇之時典籍猶多其言被裘吳人當有據云被裘之行高矣以延陵季子之賢猶以為不知己者而遠去之然季子不以為非且

與之為禮從而謝焉如斯人者潛形匿跡甘於枯槁而
邂逅之間猶能自見如此不可謂之不幸矣方季子歷
聘諸侯所至之國交其賢士大夫傾蓋如舊其於吳國
之士豈獨無所取耶抑君子取士必先於一鄉而後推
之一國及於天下倘鄉國之士猶有所遺何暇及於天
下之賢耶昔太史公叙游俠稱四公子之徒招致賓客
而以延陵並言或者疑其說以被裘之事觀之其殆信
矣噫被裘之行高於侯嬴世之君子過延陵故墟其亦
有佇想夷門者夫按中散叙聖賢高士人系以贊今其
書散佚塵有存者予吳人也竊感被裘之事而補其辭曰

句吳之鄉爰有畸人時維五月被裘而薪飲冰厲操衣
褐懷珍彼地之金孰非埃塵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延陵
所見可愧買臣

毛民贊

郭景純山海經注曰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
在大海洲島上為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
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海在邊得一船上
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
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
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予按

宋書州郡志南沙縣本吳郡司鹽都尉署晉咸康七年始立為縣此事在永嘉中當得之吾邑境內是時暨陽以東通謂之海蘇峻既平庾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斯其證也予既錄此事補邑志所未備暮春之日閒居多暇檢閱景純舊贊曠懷物表欣焉樂之又系之辭曰

沙中之邑司鹽舊治渺渺滄溟紛紛詭異維時永嘉衣冠漂寄彼獨何人矜其門地我懷柴桑讀書娛志泛覽山經述茲遺事

麟之趾說

麟聖王之瑞獸世不常有以不常有之物而周南詩人再三咏嘆疑文王時麟獸曾至故其辭云爾然麟之來至可謂瑞矣而詩人無所言獨侈言子孫之美公族之賢長言不足嗟嘆無窮何也推詩人之意豈不以為聖王在上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固無所不有而惟是子孫濟美公族多賢有未易得者今以文王后妃德化之盛而子姓振振無不一出於信厚公子如是姓如是推之公族莫不如是一門之內毓秀鍾靈此誠可謂周室禎祥為希有之瑞矣歐陽子釋此詩謂宗族同姓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黃

氏樵非之以為詩人但言公子信厚未有輔衛之意今按此詩雖無輔衛之意然其言公族公姓則固推及宗室非獨謂文王孫子也竊謂文王之時周室懿親莫如太伯虞仲方勾吳之始端委開基荆蠻百姓從而歸者千餘家是此詩所謂麟之角振振公族者自汝墳江漢以及勾吳之民莫不同此慨慕矣吾黨之士生太伯端委之鄉而登覽虞仲之山當知古之人所謂希有之瑞者非有他也有關雎之德致麟趾之美而子孫族屬無不一出於信厚古之人所以為瑞者蓋無大於此也

木瓜說

木瓜之詩諸家多從序說而朱子非之慶源輔氏誦法朱子其於此詩獨以集傳為疑謂若只據詩文為尋常問遺之意以明先施雖薄而後報者厚是亦忠厚之情也及觀賈子禮篇引此詩而釋之云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報矣弗敢為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按賈誼此篇所引騶虞之說本於魯詩此木瓜之義疑亦魯詩說也賈子之說今雖不能詳考而為下報上之義則無疑矣輔氏所解亦可發明然未若誼之書本於古訓尤可據也而或者以為上施其下止於木瓜桃李而下之報上乃以瓊瑤珮玉疑其言為過不知上

之所施雖有不貲之費其實惠及民常不過斗升之微
下報其上雖無珍異之物而跼蹐以供則奚啻瓊瑤之
重也雖然詩人之意猶以為未也以為報施者尋常間
遺之禮而下之事上則何敢以為報也弗敢為報而欲
報之意終不能已故曰非報也永以為好也因思衛人
作此詩蓋本於武公之言抑此篇曰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言報施往復理之必然也而此詩則變易其辭為瓜
瓊不等之喻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
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言君民上下報施無窮也
而此詩又深得其情有永以為好之言蓋衛國雖衰而

康叔武公之澤在人盛德至善終不可忘故其君子猶
能誦習先公之遺訓而曲致其愛上之忱播於里巷歌
謠者如此此亦可見民情之厚矣愚故取賈子之書以
備詩之一說

緇衣說

緇衣之序云國人宜之而美其德毛傳則云諸侯入為
天子卿士受采祿是謂周人美之矣凡後序之說有毛
公所未見者此類可證也正義述毛之意云采祿王之
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為子授者其意願王為然
非民所能改授之也今以其說考之武公為周司徒當

平王之世於時周室道衰葛藟興刺如武公之賢善於其職而王之思遇未可知也即一時委任之隆而君臣始終之際又未可知也緇衣之敝誠恐其不能改為不能改造不能改作也此詩人所以為憂而述其私願之情反復而不能自己歟宋慶歷中進用韓范諸大臣石介作詩頌之而當時或以為非及建炎播蕩李綱為汪黃所逐陳東發憤上書遂及於禍當_周之東遷艱難倥偬大抵猶建炎之際而鄭武之賢為國重臣周人愛之與宋人之歌詠韓范諸公及南渡之民冀李綱之再相其情亦曷有異乎雖然詩人之辭擾柔不迫非如石守道

陳少陽之徒詆訐號徒足以激時君之怒而無救於用人之失觀此詩所稱改衣授粢殷勤繾綣情溢乎辭使人主聞之將油然而生其好賢之心而言之者無罪百世而下讀其詩者猶將如見其愛慕_之忱也

伐檀說

伐檀之詩序以為刺貪朱子集傳以為此君子自勵其志而詩人歎之二說不同今考諸詩文以推作者之意如序之說嫉世人之溷濁而慕君子之潔清一薰一蕕反復相形集傳所謂感歎者固在其中如集傳之說美君子之勵志恥為眾人之苟得不耕不獵終無妄取此

序所謂刺時者亦在言外然即二說較之主文而譎諫舉彼以形此固詩人常情也刺小人在位而傷君子在野此詩之序似得其旨矣且詩人所以深刺夫貪者非徒刺在位之貪亦所以悲民之窮也試思魏國之民方崎嶇十畝之間而在位者顧侈其百廛之富世族之子或不免於采莫為生而食祿之家乃競以懸貮為奉此時之民何以堪之彼君子稍知禮義又豈忍因緣附會苟旦夕之食而無繫於心乎此詩所謂不素餐兮者誠見義不可餐而欲潔身明之者也抑嘗考之古詩遺音至兩漢時尚有存者故杜夔在漢末傳雅樂四曲並古

聲辭而伐檀其一也又司馬相如上林賦亦有悲伐檀之語蓋據其聲而言之由是論之此詩之音節必有憫時病俗感慨無聊者詩人之意當如序說又可證也

菁菁者莪說

詩序云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正義釋之曰南有嘉魚言樂與賢南山有臺言樂得賢彼謂在位之人樂得賢者本在上之心則下之所樂樂君子之能育材與彼別也又曰經言喜樂者謂被育而喜序之所言謂他人見其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按如正義之說是此詩所謂喜樂者詩人

所稱與序異指而此序所稱與餘詩之序又異也竊惟成周盛時教化明而和氣洽思皇多士蒙國家之養育禮儀有叙寵錫便蕃既見君子而樂可知已夫國家之養士所以為民也賢人用而億兆之人並受其福古之子在位之人獨無樂於是乎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而藹藹吉士維君子使藹藹吉人維君子命即君子之樂亦可知已於是之時海內之士莫不喜悅如詩人所稱菁菁之莪逢時而向榮汎汎之舟乘而自在見君子而所值之物無不可喜者周道之隆其斯謂至樂乎吾

獨感夫莪之為物託於阿陵洲汜得其所養則有菁菁之莪彼蓼莪之詩所謂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者猶是昔日之芳草也而榮華之與憔悴其異如此此菁莪之詩所以尤可樂歟

陳君子準傳

子準諱揆系出前明昌邑令啓元之後邑陳氏著族有
六子準為子游巷陳氏獨以為善績學見稱里黨祖永
復父瑩並諸生君生而羸弱讀書氣不自勝能默識成
誦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省試對策纒纒數千言以踰格
被斥遂絕意進取購訪古籍窮日夕讀之目短視燈下
則倩人讀而聽之每得一書手自讎勘丹黃爛然遇前
人校本必羅致之嘗論書貴舊本非獨校勘之為貴也
夫古人遠矣今得其所讀之書如接其馨歎而見其手
澤展卷以思古人之所學如彼而我何以不能也其論

如此即其用心可知矣所藏書尤備於地志嘗以酈氏水經注詳於北而畧於南著六朝水道疏鈎稽精密惜未之竟幼失怙特遇前人孝義事尤流連不置嘗輯宋躬孝子傳蕭廣濟孝子傳於應齋雜著中得邑忠孝子二人為自來志乘所未載狂喜累日而終以未得謝諤孝史為恨平生不妄交一人往還惟吳卓信張金吾三數輩卓信死為刻其遺文君自念無用世之志惟文章一道猶得盡志於鄉鄙凡邑中著述自宋元迄今搜羅殆遍度諸破山寺之救虎閣不下四百餘種輯琴川志注以每句為綱蠶眠細書條繫於下搜採贍博較原書

倍之其有原志缺畧者別採明初諸志及碑記文集作琴川續志十卷又蒐輯自唐迄元邑中文字及佗文集之有闕吾邑者為虞邑遺文錄十卷補集五卷又欲盡擷邑中宋元金石作虞陽金石錄未就君之拳拳桑梓可謂盡心矣所居曰稽瑞樓日手一編足不履戶限稽瑞樓者君嘗於書舫得唐劉賡稽瑞一卷為向來藏書家未經著錄者因以名其樓君於唐以上諸書儲蓄畧備方欲取其傳本較稀而有裨學問者刻為稽瑞樓叢書草創甫就而君死矣為文宗灋震川不苟作亦不存存者說經之文數篇而已

孫原湘曰予之識君也由卓信每為文輒就商兩君而君少予二十歲每見執禮甚恭獨論文不少假借今人中直諒如君者蓋僅見矣君嘗語予少時專肆力於考據之學考據之得失於身心無與焉文章則吾所自得方思從容含咀以蘄至於古人而天遽奪之年不逮中壽可悲也已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兼武英殿協修官邑人孫原湘頓首拜譔

孫原湘曰予之識君也由卓台母兄叔就
君少予二十歲每見我禮甚恭獨語之不覺微情令人
中直隸知君者孟德元吳君審語予少時亦曾於
讀之學考據之得失於身也無幾焉文章則吾所
方思從容會也新至於古人而天運年之

